

古文辭類纂

冊二

古

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中華書局據滁州李氏求
要堂校本校刊

杭縣	杭縣	桐鄉
丁輔之監造	吳高時顯輯校	陸費達總勘

奏議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

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 ○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旣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

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蹢涼。

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閒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

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

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

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俛俛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

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日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

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

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

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庾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